

地下王國的^的秘密

● (英) 喬治·麥克唐諾 著
● 希 望 出 版 社



地下王國的秘密

（美）喬治·桑德斯著 曹健民譯



地下王国的秘密

〔英〕乔治·麦克唐诺 著

饶健华 译

希望出版社出版（太原开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25 字数：130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79-0751-x

I·102 定价：2.50元

目 录

第一章	公主怎么会会有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	(1)
第二章	公主迷了路……	(4)
第三章	公主和——（我们将看看是谁）……	(8)
第四章	保姆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16)
第五章	公主适可而止，不再提那件事……	(21)
第六章	小矿工……	(24)
第七章	矿井……	(39)
第八章	矮妖……	(43)
第九章	矮妖宫里的大厅……	(52)
第十章	公主的国王爸爸……	(61)
第十一章	老太太的卧室……	(67)
第十二章	关于柯弟的一短章……	(76)
第十三章	矮妖的动物……	(79)
第十四章	一星期后的那一晚……	(84)
第十五章	纺织完毕……	(88)
第十六章	戒指……	(99)
第十七章	春天……	(102)
第十八章	柯弟的线……	(105)

第十九章	矮妖议事·····	(114)
第二十章	伊兰的线·····	(120)
第二十一章	脱险·····	(126)
第二十二章	老太太和柯弟·····	(139)
第二十三章	柯弟和他的母亲·····	(148)
第二十四章	伊兰处事象公主·····	(157)
第二十五章	柯弟不幸负伤·····	(160)
第二十六章	矮妖的矿工·····	(166)
第二十七章	矮妖在国王的屋子里·····	(169)
第二十八章	柯弟的向导·····	(176)
第二十九章	泥水匠的活计·····	(181)
第三十章	国王与亲吻·····	(184)
第三十一章	地下水·····	(187)
第三十二章	最后的一章·····	(193)

第 一 章

公主怎么会会有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小公主，她父亲是一个布满了高山和深谷的大国的国王。皇宫就建筑在一座山上，非常雄伟壮丽，这个名叫伊兰的公主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但是由于她母亲身体不好，她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另一座大山的半山腰上、一幢半是城堡半是农舍的大房子里，由那里的农民来抚养她。

这位公主是个逗人喜爱的小妞，我这个故事开头的时候，我想她大约有八岁吧，但是她长得很快，她的面貌姣好美丽，两只眼睛就象两小块夜晚的天空——每一块蓝天里都溶化了一颗小星星。你会想那两只眼睛一定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常常朝天看。她住的保育室的天花板是蓝色的，上面有星星，人们尽量把它布置得和天空一模一样。我怀疑她是不是看见过真正的有星星的天空，我马上就谈谈我的理由。

这些大山下面许多地方是空的，有巨大的岩洞，弯曲的通道，有的地方有流水穿过，有的地方用火一照，便放射出彩虹般缤纷的色彩。要是没有人去开矿，人们就不会知道那里的许多情况。那些矿坑是深邃的巨穴，为了挖出满山埋

藏着的丰富的矿石，人们从矿坑里向四面挖出许多长长的坑道和通路。在挖掘的过程中，矿工们遇到许多天然的洞穴，有几个洞穴的洞口在遥远的山坡上和峡谷深处。

在这些地下洞穴里居住着一种叫地精、地怪或矮妖的奇怪生物。这里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这些妖怪本来是生活在地面上的，他们的长相和别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一下子全从地面上消失了。关于他们失踪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国王的捐税太苛重；有人说是国王非要他们遵守他们所讨厌的清规和礼仪；又有人说是国王对他们太暴虐，把过于严峻的法律强加在他们头上。根据传说，他们没有跑到别的国家去，而是到地下的洞窟里去躲起来了。除了夜晚，他们在别的时候从不出来，即使在晚上，他们也很少三五成群地露面，从不让人看见他们。据说只是在人迹罕到、路极难走的深山里，他们才在露天聚会，即使在晚上也是这样。据看到过他们的人说，他们经历了许多代，外形大大地改变了，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住的地方阳光照不到，又冷又湿又黑。现在他们的面貌和身材不是一般的丑陋，而是丑得令人害怕，有的是奇形怪状滑稽可笑。看见过他们的人说，凡是笔墨所能描绘出来的极其光怪陆离的幻想都不能与他们那怪异的形貌相比。我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错把矮妖养的动物当做矮妖本身了。——过一会我再进一步谈谈这些动物的情况。矮妖并不象上面所描写的那样子，与人类的差别是那样大。他们的肉体长成了畸形，同时他们的知识和智力也增长了，现在能够做凡人认为不能做的事情。可是，他们的诡诈每增加一分，对人的危害也增加一分，他们引以为乐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计地骚扰住在他们头顶地面上房

子里的人。他们彼此之间感情还深，不会因为互相有所妨碍而失去理性、残酷相待。但是对那些占据原来是属于他们的东西的人，仍然怀有深刻的宿愿。他们特别仇恨那个逼得他们背井离乡的国王的后代，因此寻找一切机会用种种跟他们的长相一样稀奇古怪的办法来折磨他们。矮妖虽然又矮又丑，但是有能与他们的诡诈相媲美的气力。年深月久，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国王和政府，除了管理他们那些简单的事务外，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出谋划策跟他们的邻居作对。现在你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小公主从来没有见过夜晚的天空。人们十分害怕那些矮妖，不敢让她晚上出门，即使有许多侍从陪着也不让出去。他们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我们等一会儿就会明白。

第二章

公主迷了路

我已经讲过，我的故事开始时，伊兰公主大约是八岁，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有一个雨天，山上笼罩着浓雾，雾不断地聚集起来汇合成雨点，倾泻在那幢古老的大房子的屋顶上，雨水从房屋四檐落下形成雨帘，这时候公主当然不能出门去。她累极了，累得对她的玩具也失掉了兴趣。我要是有时间给你描写出她玩具的一半来，你定会感到诧异，她为什么连这样好的玩具也不喜欢了。但是你现在手中没有这些玩具，那情况又大不一样，你不可能对还没有到手的东西感到厌烦吧。不过公主坐在保育室里，头顶上是天空一样的天花板，身边的大桌子上摆满了玩具，这你就可以理解她的厌烦了。假如艺术家想把这情景画出来，我就要劝他别把玩具画进去，我自己是不敢动手去画的，我心想他最好也别去画，最好别试。艺术家能做一千件我不能做的事，但是他不能画这些玩具。公主低着头，弓着腰靠在坐椅的靠背上，两手放在膝前，象她自己想说的那样——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甚至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她一心想出门去淋个透湿，得一场特别重的感冒，被人逼

着去睡觉、吃粥。要是艺术家能把公主的此情此景画出来，那任何人的描绘都会比不上他。她呆坐在那里的情景刚在你眼前出现不久，她的保姆就走出保育室去了。

这时，公主清醒了一点，她向四周看了看，然后从椅子上——翻身滚了下来，跑出门去。她出去的那道门不是保姆走出去的那道，而是另一道，在一条被虫蛀坏的奇怪的旧橡木楼梯脚下，看起来没有任何人踏上过这条楼梯。她从前上到过第六级，在这样一个天气不好的日子里，这就足以成为她为什么要上到顶上去看看那儿有什么东西的理由了。

她沿着楼梯向上跑，越爬越高，最后上到了第三段楼梯的顶上——这楼梯对她来说显得多长啊！她上去以后，发现楼梯口连着一一条长长的过道，她又跑进过道里。过道两边都是门，门太多了，她一扇也不想打开来看看，一口气跑到过道的另一头，一拐弯又走进另一条过道里，过道两边同样有许多门。她拐了两次弯，周围仍然只看到门、门……她开始感到害怕了。这儿多么安静啊！所有门后面的房间里一定没有人！多可怕！屋顶上响着噼里啪啦的雨声，她拐了一个弯飞快地朝着楼梯和保育室跑去，哗哗的雨声夹杂着她小脚跑过的脚步声在过道里回响。她自己以为是往回跑，但她早就迷路了，虽然是这样，但也不可以说是因为走错了路才迷路的。

她跑了一段路，拐了几个弯，开始感到害怕起来，不久，她就毫不怀疑自己走不回去了。到处都是房间，没有一段楼梯！她的小心儿跳得跟她跑动的小脚一样快，一把泪水塞住了她的喉咙，但是她有一阵子没有哭出声来，也许是心情太急切，或是太害怕的缘故吧。最后她绝望了，所到之处



除了过道和房门什么都没有！她扑倒在地板上嚎啕大哭起来，哭声中不时夹杂着哽咽声。

但是她并没有哭多久，因为一个象她这么大年纪的公主该有多勇敢，她就有多勇敢。她大哭了一阵后，起来掸掉自己罩衣上的灰尘，（那是积了多少年的灰尘啊！）接着用手擦掉眼中的泪水，因为公主的衣袋里总是不放手帕的，就象我听说过的一些别的小女孩一样。然后，她象一个真正的公主那样决心动动脑筋，想办法找到回去的路：她要走遍每一条过道，到四面八方去找那段楼梯。她这样做了，但没有成功。她在同一块地方来来回回地走，还是一无所获，因为所有的过道和房门都是一模一样的。最后她在一个角落里，通过一扇半开半掩的门看到了一条楼梯！可是天呀！楼梯的方向不对头，它不是往下而是向上。她虽然害怕，但还是禁不住想看看楼梯通到哪里去。楼梯又窄又陡，她不得不象四脚动物一样手脚并用爬着走。

第三章

公主和——（我们将看看是谁）

她爬到楼梯口，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厅，厅内有三扇门，其中两扇相对，一扇朝着楼梯口。她站了一会儿，小脑袋瓜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站在那里的时候，听到一种奇妙的嗡嗡声。是雨声吗？不是。它比雨声柔和得多，甚至比雨声更单调，而且她现在已经听不到雨声了。这低沉悦耳的嗡嗡声不停地响着，有时停住，过一会又响起来。除了说它象一只快乐的蜜蜂在某种球状的花朵中找到了丰富的蜜源后所发出的嗡嗡声外，我这时候也想不出跟它更相象的东西来了。这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呢？她首先把耳朵贴在一扇门上听，看是不是从那里面传来的；然后又贴近第二扇门听。当她把耳朵贴到第三扇门上时，就明白了声音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一定是那间房里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声音。会是什么东西呢？她很害怕，但是她的好奇心压倒了恐惧感，她轻轻地打开门向房里偷看，你猜她看见了什么？——一个年纪非常大的老太太坐在里面摇纺车。

那位老太太不但很美丽，而且皮肤光滑、白嫩，我这样说，你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既然如此，那公主怎么会看出

她是个老太婆呢？我下面就要说明。她的头发是从额头上朝后梳的，松松地披散在身后，把她整个脊背都盖住了，从这一点来说倒不大象个老太太，是不是？但是它差不多象雪一样的白啊！她脸上虽然很光滑，但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智慧，也不由得你不承认她确实很老了。公主虽然讲不出理由来，但是心中确实认为她很老了，足有五十岁吧，她自言自语说。但是她比五十岁要大得多，我等一会儿就告诉你们。

公主把头伸进房里，瞪着两只眼，感到迷惑不解，这时候，老太太抬起头，用一种悦耳但苍老、甚至还有些颤抖的声音说：“进来，我亲爱的，进来吧，我见到你很高兴。”说话声中混着她那连续不断的纺车的嗡嗡声，动听极了。

你们现在也许会看得很清楚，这公主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她不象我所知道的那些名义上是公主，但实际上只是粗俗的小姑娘那样，手握着门把手不放，身子一动也不动地瞪着眼发呆。她听到招呼，马上走进房里，随手轻轻地把房门关上。

“到我这儿来，亲爱的。”老太太说。

公主又照着她说的做了，她走近老太太身边——我承认她走得相当慢，但没有停下来，一直走到她身边才站住，一双里面溶化了两颗星星的蓝眼睛仰望着她的脸。

“哎唷，孩子，你眼睛怎么啦？”老太太问。

“哭了。”公主回答说。

“为什么哭呢，孩子。”

“我找不到下去的路。”

“但是你可以找到往上走的路呀。”

“起初也不行——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

“你脸上那一道道的泪痕象斑马的脊背，你没有手帕擦眼泪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让我替你擦呢？”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我下次一定来。”

“真是个好孩子！”老太太说。

她停住纺车，站起身来走出房间，拿来了一个小银盆和一条柔软的白毛巾，她把公主容光焕发的小脸儿擦洗干净，公主觉得她的手又光滑又轻柔！

她把面盆和毛巾拿走时，小公主看到她身高体直，感到诧异，她年纪那样大了，脊背一点也没弯。她穿着镶着看来是沉甸甸的厚白边的黑天鹅绒衣裳，她的头发衬着黑衣象银子似地闪光。房间里的家具和一个靠纺织为生的穷老太婆的家具差不多，地板上没有地毯，房中也没有桌子，除了纺车和纺车边上的椅子以外，其它什么都没有。她回到房里重新坐下，不说一句话又摇起纺车来，从来没有见过纺车的伊兰站在一边看。老太太把线理顺当后对公主说：“你知不知道我的名字，孩子？”说话时眼睛没有看着她。

“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公主回答说。

“我叫伊兰。”

“那是我的名字！”公主叫着。

“我知道。我让你取我的名字，我没有用你的名字，是你用了我的。”

“那怎么可能呢？”公主莫名其妙地说，“我一直是用这个名字呀。”

“你那个当国王的爸爸问过我反不反对你用这个名字，

我当然不反对，我很高兴让你用这个名字。”

“你太好了，把自己的名字给我用，——而且是这样一个好听的名称。”公主说。

“啊，不能说太好了，”老太太说，“有些东西可以给别人而自己又不会失去什么，名称就是其中的一种，我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东西。你想不想知道我是谁，孩子？”

“我想，我想知道——非常想知道。”

“我是你的老老老外祖母。”老太太说。

“什么什么？”公主问。

“我是你爸爸的妈妈的爸爸的妈妈。”

“啊呀呀，我弄不明白了。”公主说。

“我心想你听不懂，我也没指望你会明白，但是不能因为你不懂我就不说呀。”

“啊，不！”公主回答说。

“等你长大一些我会给你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的，”老太太继续说，“但是我是到这儿来照顾你的，这你一定能够懂吧。”

“你来这儿很久了吗？是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是因为天下雨我不能出门你才来的吧？”

“从你自己到这儿来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待在这儿。”

“多久啊？”公主说，“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是记不得，我想你是忘了。”

“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

“是没有见过。但你将来会再见到我的。”

“你一直是住在这间房里吗？”

“我不在这里睡觉，我在楼梯平台的对面睡，我白天大

部分时间坐在这里。”

“我可不喜欢这地方，我的保育室漂亮多了。假如你是我的老外祖母，你一定也是一位皇后。”

“是的，我是个皇后。”

“那你的王冠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我的卧室里。”

“我想看一看。”

“总有一天你会看到的——但不是今天。”

“我不明白保姆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

“保姆不知道，她从来没有见过我。”

“但总有人知道你在这屋子里住吧？”

“没有，没有一个人知道。”

“那你怎样做饭吃呢？”

“我养了一些也可以说是家禽的东西吧。”

“你养在什么地方？”

“我会给你看的。”

“谁给你做鸡汤？”

“我的鸡一只也不杀。”

“那我弄明白了。”

“你今天早饭吃什么？”老太太问。

“哦！我吃了面包、牛奶、一个蛋——恐怕你也是吃它们的蛋吧。”

“是的，正是那么回事。我吃它们的蛋。”

“是吃蛋使你的头发变白了吗？”

“不是，亲爱的，是上了年纪，我很老了。”

“我觉得你是很老了，你有没有五十岁？”